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

※

※

釋惠洪新論

※

※

※

※ ※※※※※※※※※※※※※※※※※※※※※※※※※※※※※※※※※※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56-

執行期間：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謝佩芬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釋惠洪「文字禪」與文學觀初探〉(附件一)

「釋惠洪新論研究成果」光碟一片(附件二)

「釋惠洪資料庫」網站

http://140.112.141.80/Lit_Pub/

(無法隨本報告附繳 貴會，煩請自行上網查看)

執行單位：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Preparation of NSC Project Reports

計畫題目：釋惠洪新論

Research On Hui-hong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56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謝佩芬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計畫參與人員：張青松(兼任研究助理)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生
(梁美鳳、陳信宏、王正利、徐子超、劉根豪義助部分
工作)

執行機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電子信箱：pfhsieh@ccms.ntu.edu.tw

一、中文摘要

釋惠洪(1071-1128)為宋代重要詩僧之一，他首創「文字禪」，又與當時高官名流時相往來，著述豐碩，為北宋末葉具代表性的文論家，相當具有研究價值。可惜，歷來有關惠洪的研究寥寥可數，其中又多由僧史角度立論，而未及文學層面。綜觀釋惠洪所有論著，我們不難發現，其人不僅文學根柢深厚，創作不歇，其詩文也頗有可觀之處。更重要的是，惠洪所倡言之「文字禪」及「引述」之「奪胎換骨」說都是宋代詩學史上重要課題。雖然前賢曾對「奪胎換骨」說多所論辯，但由於學者們多未針對惠洪

Shih Hui-ho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ic monks in Sung Dynasty and also the creator of the so-called "zen

之文學理念、創作，以及他與時人往來情形等問題全盤析理，以致只將焦點集中於惠洪與黃庭堅二人之關係，甚至以「論事有偽造之病，論辭有剽竊之嫌」否定其人，而未能持平地解析其中疑問。本計畫乃由釋惠洪生平事蹟、交遊網圖等方面入手，釐清其人的生活背景，進而探究其文學理念、詩文成就，從而尋求詳實證據解決纏繞「奪胎換骨」、「文字禪」之疑團，還予釋惠洪應有之肯定，同時補寫北宋詩學史之隙漏。

關鍵詞：惠洪 文字禪 奪胎換骨 詩學 宋詩

of Characters". He kept close contacts with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s and other celebriti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With

so abundant works, he had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critics in the literature in the later part of Sung Dynasty, which made him a case full of research values. What pity is that research on him has been so few on record, and most of which studied him from the angle of monk's history, rather than from the literature itself. Examining all his works, we can find easily that he had been not only with profound literature roots, non-stop in writing, but also excellent in poems and essays. Most importantly, Hui-hong's advocacy about "Zen of characters" as well as his theory on "To tai huan ku" based on "borrowed narrative" had been the main theme of poetic history of Sung Dynasty.

Although ancient talented people had not a few debates regarding his "To tai huan ku" theory, scholars had not yet ma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Hui-hong's literature ideas, works, as well as his contacts with his contemporaries. As such, they on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hong and Huang Ting-chien, and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1、釋惠洪著述豐富，除編撰《禪林僧寶傳》三十卷、《林間錄》三卷、《臨濟宗旨》一卷、《僧史》十二卷、《志林》十卷、《智證傳》...外，並有《石門文字禪》、《天廚禁脔》三卷及《冷齋夜話》十卷，其詩文及文學意見頗有值得注意之處。以往學界多未重視此點，不無遺憾。本計畫希望掘發釋惠洪罕為人知之面

what is worse is that they denied his status by saying that "his discussions have the demerit of falsification, and his written sentences have the likelihood of playiarism", thus not clearing up the doubts evenly. This project will embark on the study from the act and deeds in Hui-hong's life and the network of his social relations and contacts, thus displaying clear-cut the background of his life and furthering the investigation into his literature ideas and his achievements in poems as well as essays. By so doing, this project aims to seek detailed and correct evidence to clear up all the doubts that had any connections with the theory on "To tai huan ku" and "Zen of characters", so as to return to him what the status Hui-hong ought to have had been, while filling in the empty pages of poetic history of Sung Dynasty.

Key words: Hui-hong, Zen of characters, To-tai-huan-ku, knowledge about poems, poems in Sung Dynasty

貌，並肯定其人於文學史上之貢獻。
2、釋惠洪曾於著作中標舉「奪胎換骨」一詞，引發後世諸多爭議。由於學者普遍認為，惠洪「論事有偽造之病，論辭有剽竊之嫌」（郭紹虞《宋詩話考》頁14-15，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1），因而否定其人其說，嚴詞訾責惠洪偽托之罪，或是斷言「奪胎換骨」乃是出自黃庭堅之論。辨正「奪胎換骨」究為何人倡舉，不僅可解決詩學史上一大

疑案，且有助於宋代詩學史之建構，重要性自不待言。

- 3、釋惠洪首創「文字禪」一詞，倡導「禪教合一」，對於禪宗文化影響深遠。而「文字禪」與文學關係密切，對於北宋詩壇也有相當影響。往昔學者少以文學角度闡析其旨意，論斷未及周全，實有補足空間。
- 4、釋惠洪與當朝大官，如張商英、陳瓘等人交遊密切，又與蘇軾、黃庭堅、徐師川、韓子蒼等文人時相往來，整理其人交遊網圖，將有助於描繪當日文壇景象。
5. 海內外學界有關惠洪之研究雖能由個人形貌、文學表現、思想等方面呈顯惠洪其人其事，並釐清某些問題，但仍有諸多疑團未能解明，有待探討、發展空間仍所在多有，值得我們投注更多心力研究。

三、計畫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參考前輩學者有關惠洪研究成果，辨其得失優缺，從而採用縱、橫兼具，宏觀、微觀並重之研究方法，得知：

1. 「文字禪」一詞為惠洪所創立，他特意標舉「文字禪」的原因，一是為了改革當日禪宗弊端，倡導「禪教合一」；一是為自身「未忘情之語」尋求解釋。
2. 惠洪將新詞語命名為「文字禪」，原因有二：
 - 甲、是為了凸顯它與「不立文字」的對立，強調「文字」在「禪」中的作用。
 - 乙、是因為北宋末葉曾經出現「狂禪、啞禪、魔禪、間證禪及邪禪等名目」，為了與「狂禪」、「啞禪」有所區隔，並相互抗衡，惠洪特意標舉「文字禪」，以顯現這種「禪」的特質在於「文字」。
3. 惠洪使用「文字禪」一詞時，其實涵括了三種指謂：
 - 甲、就他的作品集而言，也就是「石門文字禪」之意。
 - 乙、「文字禪」是一種修行方法，指的是透過文字了悟禪理，而這文字是限定在與佛法有關的古德、公案或語錄等作品。
 - 丙、「文字禪」是與「撥去文字為禪」有關，講的是「以文字為禪」，這裏的文字不限為佛教文字，而與文學相關。
4. 惠洪所謂「未忘情之語」，嚴格說來，是指年少時戲作的詩文作品，初始絕非有意以此為「文字禪」。不過，這些經由情感自然生發的文學作品，有時除了提供作者、讀者一種審美情境之外，也能在文字中透顯生命意涵，成為禪悟之後心境的外現。
5. 惠洪認為「詩」是妙觀逸想之所寓，應適性自然，不可以外在繩墨規矩作過多束縛，否則將失卻真實面貌。
6. 惠洪以為，文學作品是詩人胸次的外現，品格氣節的高潔與否決定作品成就，既不可強求而致，也無法虛矯造偽。
7. 惠洪於文學創作、評論上傾注諸多心血，成就不凡，無論詩、文、文學批評皆有獨到之處，影響深遠，絕非只是「偽造」、「剽竊」之徒。
8. 歷代詩人中，惠洪最崇仰蘇軾、黃庭堅，原因在於蘇、黃二人品格高

尚，顛覆困頓之中仍能曠達自適，而非僅僅著眼於蘇、黃文學成就，更與「奪胎換骨」無關。

9. 惠洪於《石門文字禪》、《冷齋夜話》、《天廚禁燔》等書中言及「蘇東坡」處約有一百四十條資料，論及「黃山谷」則約有八十處。此外，惠洪個性、經歷、文學觀多有與東坡類似之處，似乎受東坡影響較深。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執行時分為幾階段進行：

1. 以版本、目錄學之訓練搜羅海內外有關惠洪著作之資料，詳加排列比對，一方面藉機整理著作，一方面便於經由參比挑選較佳版本進行研究。
2. 將惠洪有關「文學」之論著一一加以標逗、斷句，略加校注，並將整理後資料一一輸入電腦，方便學界檢索利用。
3. 匯集歷代評論惠洪資料，標逗整理後置入檢索系統中，有助學界縱觀惠洪地位之升降演變。
4. 針對「文字禪」、「奪胎換骨」、「惠洪文學觀」、「惠洪與蘇軾、黃庭堅關係」、「惠洪交遊」等主題進行研究，解決北宋詩學史上幾項重要課題。

歷經一年時間，努力執行本計畫，當初預期達致之成果，如：

1. 辨明釋惠洪生平事蹟。
2. 勾勒釋惠洪與時人交遊網圖，以明白惠洪文學觀念、詩風來源，以及詩友唱和間之相互影響情形。
3. 確立釋惠洪文學觀念內涵，並釐清「奪胎換骨」之倡舉者究竟為何人。

4. 掘發釋惠洪文學成就，凸顯其人文學史地位。
 5. 呈現北宋末葉詩壇景況，並補足學界關於北宋詩學研究之闕漏。
- 大致都能完成。

此外，本計畫已建構「釋惠洪資料庫」，內含《石門文字禪》、《冷齋夜話》、《天廚禁燔》所有內容，並包括諸多與釋惠洪有關之資料，總計分類收入二一五〇則資料，約有五十萬字，對學界研究惠洪、北宋詩學問題應有不少幫助。

惟囿於經驗不足（「釋惠洪新論」為本人第一次執行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時間、經費、學力限制，本計畫仍有未盡完善，有待改進空間，如：

1. 已收集豐富齊全資料，足堪匯整為「釋惠洪資料彙編」，惟因內容龐雜，涉及層面廣闊，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所有標逗、校對工作，殊為憾惜。目前只能利用課餘零散時間斷續處理未竟之工作，期望來日能有機會刊行《釋惠洪資料彙編》，為惠洪研究提供助益。
2. 本計畫限於經費、時間，初步只將《石門文字禪》、《冷齋夜話》、《天廚禁燔》等書標逗、輸入電腦檢索系統，未能涵括《禪林僧寶傳》、《林間錄》、《僧史》諸書，就完整性而言，頗有不足。
3. 電腦檢索系統雖稱迅速方便，但仍有受限之處，如惠洪交遊網圖便無法於電腦中完整呈現，其中牽涉之技術問題乃當初始料未及者，日後當思改善。

整體而言，經由本計畫之執行，已將釋惠洪有關文學之著作、意見大致整理清楚，並將成果一字一句輸入電

腦，設置網站公開陳列，相信能為學界提供諸多研究便利，減省學者標逗、翻查、尋覓資料時間與工夫，同時也將為惠洪研究奠立基礎。

五、參考文獻

-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寫須知，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
- [2] <釋惠洪「文字禪」與文學觀初探>(附件一)

[3] 「釋惠洪新論研究成果」光碟一片
(附件二)

[4] 「釋惠洪資料庫」網站
http://140.112.141.80/Lit_Pub/
(無法隨本報告附繳 貴會，煩請自行上網查看)

釋惠洪「文字禪」與文學觀初探

謝佩芬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要：惠洪乃是宋代重要詩僧之一，他首創「文字禪」，又與當時高官名流時相往來，著述豐碩，為北宋末葉具代表性的文論家，應當具有研究價值。

學者有關惠洪之研究原已不足，又多集中於其人與黃庭堅的關係，以及「奪胎換骨」課題之上，關心層面頗嫌偏狹。本文因而改轉方向，由「文字禪」入手，辨析惠洪標舉「文字禪」之原因與意涵，並闡明其文學觀念，以求對北宋末年之詩學概況有進一步瞭解。

關鍵詞：惠洪，覺範，文字禪，詩學

壹、前言

釋惠洪(1071-1128)¹與釋契嵩為「衲子中之文壇雙璧」²，乃宋

¹ 關於惠洪生卒年，各家說法不同，郭絕虞先生中斷其生卒年為熙寧四年（一〇七一）至建炎中（一一二七至一一三〇）（《宋詩話考》上卷，頁14，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1）。《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訂為1071-1128年（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五冊，頁4439，台北：鼎文書局）。今經黃師啓方詳加考訂，確立為1071-1128年（詳參〈釋惠洪五考〉，收入《宋代詩文縱談》頁241-272，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8）。

代重要詩僧，尤其他首創「文字禪」一詞³，倡導「禪教合一」，對於禪宗文化影響深遠。

此外，惠洪於著作中標舉「奪胎換骨」，引發後世諸多爭議，又與當朝大官，如張商英、陳瓘等人交遊密切，甚至因此受累下獄，也與蘇軾、黃庭堅(1045-1105)、徐師川、韓子蒼等文人有所往來，非僅經歷奇特，而且著作豐富，文名頗盛。

以惠洪論述之多，與元祐、熙寧文人交遊之密切，以及他所發表的各種文學意見看來，他在北宋詩學史上該當佔有一席之地，應該受到更多注意。只可惜，有關惠洪的研究本就寥寥可數⁴，其中又

² 黃啓江〈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發展〉(收入《北宋佛教史論稿》，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4)頁 257。

³ 黃啓江先生說道：「『文字禪』一詞，來自惠洪的《石門文字禪》一書。」(見〈僧史家惠洪與其「禪教合一」觀〉，收入《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312)。

劉正忠先生也認為，「『文字禪』一詞，應當首見於惠洪的《石門文字禪》。(見〈惠洪「文字禪」初探〉，收入《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二期，頁 275，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9)。

筆者透過中央研究院檢索系統及各種詞典查檢「文字禪」資料，發現各種相關資料或是「文字禪」的解釋都與惠洪著作、說法有關，因此，黃、劉二位先生的說法應當是可加以採信的。

至於「文字禪」意涵，下文將有詳細論說。

⁴ 近人研究惠洪的著作，目前可知的有以下諸作：

黃啓方，〈釋惠洪五考〉，收入《宋代詩文縱談》(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8)頁 241-272。

黃啓江，〈僧史家惠洪與其「禪教合一」觀〉，收入《北宋佛教史論稿》(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8)頁 312-358。

張雙英，〈試探胡仔論惠洪評詩之弊的理論基礎--作家兼批評家時角色的糾葛〉，收入《中國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實際》(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10 初版二刷)頁 95-127。

多是由僧史角度立論，而未及文學層面。

而且，學者論述惠洪文學理念時，幾乎全將焦點集中於他與黃庭堅的關係，認為他受到黃庭堅鉅大影響，並對其崇慕不已，如《四庫全書·冷齋夜話提要》云：

是書(《冷齋夜話》)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論詩之中，稱引元祐諸人者又十之八，而黃庭堅語尤多，蓋惠洪猶及識庭堅，故引以為重。⁵

職是之故，他們認定惠洪經常「竄亂其說」「以自明其暱於庭堅」⁶，甚至時有偽造、剽竊之舉⁷，以致「人莫之信」⁸。因此，學者相信「奪胎換骨」乃是黃庭堅之語，惠洪詩文作品、文學觀正如其為人般，是不足為信，毋須理會的。

其實，「惠洪本工詩，其詩論實多中理解」⁹，又「在當時頗有詩名」¹⁰，如果我們仔細考查他所有作品，將會發現，學者的許

謝惠青，〈詞僧惠洪及其詞之探蹟〉，《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3期，頁125-139，1998.07

吳麗虹，《惠洪覺範禪學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6。

阿部肇一，〈北宋學僧德洪覺範〉，《駒澤史學》24期，昭和52年3月。

西肋常記，〈慧洪研究〉，《人文》33期，1987.3。

柳田聖山主編，《禪林僧寶傳》，《禪文化--資料篇》，1989。

⁵ 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頁238。

⁶ 同註5。

⁷ 郭紹虞云惠洪「論事有偽造之病，論辭有剽竊之嫌」，見《宋詩話考》，頁14-15。

⁸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惠洪「多誇誕，人莫之信」。

⁹ 同註5，頁238

¹⁰ 《四庫全書·林間錄·提要》(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52冊，頁791。

多論見都有值得商榷之處。

何況，以惠洪「往往自立議論，發明禪理，不盡敘錄舊事也」¹¹的撰作態度看來，我們相信，他對文學應當也有一些獨特見解，而不只是照單全收地沿襲黃庭堅意見，或始終以「竄亂其說」為志業。

因此，為了更清楚地勾勒北宋末期文學批評情形，並對惠洪文學理念有更多瞭解，釐清某些重要課題，本文嘗試以「惠洪文學觀」為題，作一初步探研工作。

貳、「文字禪」意涵探析

根據現存資料，「『文字禪』一詞，來自惠洪的《石門文字禪》一書。」¹²殆無疑義，不過，何謂「文字禪」，則迄今仍是眾說紛紜，未有定論。為便於討論，以下臚列幾種代表性說法：

（「文字禪」）顧名思義，即是以文字來表達其禪思、禪觀也。將文字與禪合為一談，正是對離文字說禪的一種反響。換言之，即否認「不立文字」的絕對有效性。¹³

（「文字禪」）又作葛藤禪，謂以文字言語解說禪法。¹⁴

葛藤乃禪林用語，指文字、語言一如葛藤之蔓延交錯，本用來解釋、說明事相，反遭其纏繞束縛。此外，又指公案中難以理解之語句；更引申作問答工夫。玩弄無用之語句，稱為閒葛藤；執著於文字語言，而不得真義之禪，稱為文字禪，或葛藤禪。¹⁵

所謂文字禪主要是指以文字語言去解說“古德”、“公案”

¹¹ 同註 10。

¹² <僧史家惠洪與其「禪教合一」觀>（《北宋佛教史論稿》，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4），頁 332-333。

¹³ 同註 12。

¹⁴ 《佛光大辭典》頁 1422。

¹⁵ 同註 14，頁 5595。

的，即所謂頌古拈古的方式。¹⁶

從宋人的闡釋和宋代禪宗的實際狀況來看，大約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研讀佛經，領會禪理；二是指借詩文示悟說禪；三是參究語錄公案。¹⁷

在惠洪來說，所謂「文字禪」就是指「詩」，尤其是指禪僧所寫的詩。¹⁸

綜觀以上幾種意見，基本上都將「文字」與「禪」緊密結合，視「文字」視為闡述「禪」的方式途徑，至於所謂「文字」的形式內容，學者但多半未及細論，只有皮朝綱先生區分為「佛經文字」、「詩文」與「一般文字」三種。劉正忠先生則是別出新義，將「文字禪」限定為「詩」，「文字」就是「詩」，「禪」是指寫作者的身份為「禪僧」。

爲了辨明問題，我們應當先看看惠洪在什麼情形下，提到「文字禪」：

1. 懶修枯骨觀，愛學文字禪。江山助佳興，時有紅葉篇。相逢未暇語，輒復一粲然。豈須究所學，覓偈亦自賢。¹⁹
2. 照人風骨玉頎然，來慰衰途亦自賢。肝膽秋光磨洞徹，齒牙嶽色嚼芳鮮。應傳畫裏風煙句，更學詩中文字禪。已作一燈長到曉，窈然百衲不知年。²⁰
3. 手鈔禪林僧寶傳，暗誦石門文字禪。揀得湘西好三角，春風歸去弄雲泉。²¹

¹⁶ 李焱《禪宗與中國古代詩歌藝術》頁 53-54。

¹⁷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收入《宋詩研究綜論叢編》。

¹⁸ 劉正忠〈惠洪「文字禪」初探〉(收入《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二期)頁 282。

¹⁹《石門文字禪》(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6 冊)卷九·〈賢上人覓偈〉，頁 259。

²⁰ 〈贈湧上人乃仁老子也〉，同註 19，卷十一，頁 278。

²¹ 〈與法護禪者〉，同註 19，卷十五。

4. 旁舍潛夫十年舊，會茶時復坐僧氈。愛將夷甫雌黃口，解說定林文字禪。²²
5. <僧從事文字禪三首>²³
6. 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²⁴
7. 南州仁公以勃窣爲精進，以哆和爲簡淨，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²⁵
8. 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²⁶
9. <題佛鑑蓄文字禪>²⁷

根據翻檢，惠洪文集中直接出現「文字禪」一詞，共有八處²⁸，爲上舉第一至七則，以及第九則資料，第八則資料則於字面上提及「以文字爲禪」。因爲第七則資料對於「文字禪」有較爲清楚的定義說明，我們不妨以此爲入門磚，開始探討「文字禪」意義。

首先，惠洪以三個相同句式說明南州仁公「以勃窣爲精進，以哆和爲簡淨，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的情形。照常理，三組詞語的組構、解說方式應當是一樣的，明白「以勃窣爲精進，以哆和爲簡淨」的確切指涉後，相信對於「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的理解將會容易得多。

²² <余將行他山，德莊自邑中馳書，作詩見留。是夕，胡彥通亦會，二君子談，達旦不寐。明日，霜重，共讀蔡德符兄弟所寄詩，有懷其人>五首其五，同註 19，卷十五，頁 333。

²³ 同註 19，卷十五，頁 337。

²⁴ <潘延之贊>，同註 19，卷十九。

²⁵ <懶庵銘并序>同註 19，卷二十，頁 410-411。

²⁶ <題隆道人僧寶傳>，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1。

²⁷ 同註 26，頁 503。

²⁸ 劉正忠先生說道：「惠洪文集中，『文字禪』一詞凡七見。」(同註 18，頁 276)因劉先生並未詳列各相關文字，不知缺漏何則資料。

所謂「勃窣」可指匍匐而行、跛行或是才氣橫溢，詞采繽紛。²⁹「精進」則是佛家稱「勤奮不懈、修善斷惡」³⁰之詞。「哆和」則可有三種解釋：

1.有如嬰兒的嚶語狀態，比喻為最原初的一切對立未分前的境界，表示超越一切相對性的絕對的心境。如《碧巖錄》所謂「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

³¹

2.口中依呀出聲，心中並不理解。

3.口舌木訥，拙於言辭，含有領悟禪法妙義，不執著於言句知解的意思。³²

我們知道，「勃窣」本是不良於行，但它卻可以成爲一種鍛鍊方式，策勉人們勤奮不懈，在面對困難險阻之時，克服心中障礙，從而斷絕外在阻撓，增進內心修爲。所以「勃窣」爲達到「精進」的方式，它不但是種考驗，更是修行法。

同樣地，「哆和」雖只是張口出聲，並未能表達豐富精準的語義，但是它也可以作爲一種修行方法。我們都知道，文明發展愈進步，便需要愈複雜的語詞傳達彼此情意，人心思維也因此愈加細微紛亂。如果，藉由外在言語的簡單化，或許可以將一切回歸到原初單純情境，也就是所謂「簡淨」，而這與禪宗所欲達至的目標是相同的。

以前二組詞語的組構方式來看，所謂「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應當也可以析解爲「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達到「文字禪」的修行法門。

在「以勃窣爲精進」、「以哆和爲簡淨」句中，「勃窣」、「哆和」原本都與「精進」、「簡淨」不相干，甚至是有礙「精進」

²⁹《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4)頁1072。

³⁰袁賓主編《禪宗詞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1)頁611。

³¹吳汝鈞編著《佛教大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9二刷)頁350。

³²袁賓主編《禪宗詞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1)頁413。

、「簡淨」的，但南州仁公將它轉化為激勵修行的動力來源，豐富了「勃窣」、「哆和」的內涵，也為人們開啓另一扇視窗，提醒人們，無論塵世諸般煩惱苦痛，都可成為修行法門。

因此，原本「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應是有礙於「文字禪」的，因為禪宗本旨乃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³³，但正如六祖慧能思索「不立文字」問題時所反省到：

直言『不用文字』。既言『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
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³⁴

「文字」與「禪」之間的關係確實是個複雜難題³⁵。不過，南州仁公秉持一貫態度，將「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視為一種挑戰與考驗，藉由它達到「文字禪」的境界。

由於資料闕如，我們無法確知此處「南州仁公」究竟為何人，以致無法由南州仁公生平及本身言談探究他的原義。不過，由惠洪所寫〈懶庵銘并序〉內容看來，他們應當是志趣投契的朋友，我們不妨假設，他們對於「文字禪」的看法有其相近之處。

至於惠洪標舉「文字禪」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觀察北宋佛教發展情形之後，對於當時禪徒們因為拘泥於「不立文字」而造成的種種弊端深感不滿，因而痛加抨擊：

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為禪，以口耳受授為妙。耆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為榮，高尻磬折王公為能，以狙

³³ 《五燈會元》卷一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頁10，普濟著，蘇淵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11五刷）此後，「不立文字」即成為禪宗根本宗旨之一。

³⁴ 《六祖壇經》卷十·〈付囑品〉

³⁵ 馬端臨《文獻通考》亦云：「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

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儉牛履豨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³⁶

面對這種亂況，惠洪憂心不已，「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³⁷

而「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的結果，造成諸多禪徒「以飽食熟睡，遊談無根爲事」³⁸，或是只求「枝詞蔓說」³⁹、「鉤章棘句」⁴⁰以「爛然駭人」⁴¹，並未能真正體會禪宗深義⁴²。

惠洪承認「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⁴³雖然「心之妙」無法以「語言」如實傳達，但卻可以經由「語言」的媒介作用「顯現於外」，透過語言的外現功能，一般學者將更能掌握住禪宗的宗旨內涵。不過，如果學者太過執著，難免會「以語言爲得道淺深之候」⁴⁴，以致「枝詞蔓說」、「鉤章棘句」。

有鑑於此，惠洪重新思索「文字」與「禪」的關係，尋求「方

³⁶ <題隆道人僧寶傳>，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1。

³⁷ 同註 36。

³⁸ 惠洪<題華嚴綱要>云：「方今天下禪學之弊極矣！以飽食熟睡，遊談無根爲事。」(同註 19，卷二十五)。

³⁹ 惠洪<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云：「近世禪學者之弊，如砢砢之亂玉。枝詞蔓說似辯博，鉤章棘句似迅機，苟認意識似至要，懶惰自放似了達。」(同註 19，卷二十三)

⁴⁰ 同註 39。

⁴¹ 惠洪<昭默禪師序>云：「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真逼真，世傳爲寶，然終非真法耳。」(同註 19，卷二十三)

⁴² 關於惠洪對當日禪宗弊端的批評，請參考黃啓江、吳麗虹論文。

⁴³ 惠洪《臨濟宗旨》。

⁴⁴ 同註 43。

便之門」⁴⁵，也就是倡導「禪教合一」⁴⁶。黃啓江先生分析：

禪門僧侶由於習禪悟道之過程不同，雖都能以「教外」之傳自尊，但於「不立文字」之說，則未必所見皆同。而且多數禪門名德，都有習誦經教之經驗，不敢完全否定經教之功能，是以於文字未必皆以爲非。⁴⁷

在這種背景下，惠洪「文字禪」的提舉推行才有成功的可能。

個人推想，惠洪所以創立「文字禪」這一詞語，有二個原因：

一、是爲了凸顯它與「不立文字」的對立，強調「文字」在「禪」中的作用。

二、是因爲北宋末葉曾經出現「狂禪、啞禪、魔禪、闍證禪及邪禪等名目」⁴⁸，爲了與「狂禪」、「啞禪」有所區隔，並相互抗衡，惠洪特意標舉「文字禪」，以顯現這種「禪」的特質在於「文字」。

不過，正如前文所述，惠洪認爲「語言」只能「見」心之妙，而無法盡「傳」心之妙，因爲「妙意不可以言盡」⁴⁹，所以「文字」在「禪」中，原本應當只是一種「附託」的手段⁵⁰，能否藉由「文字」理解「禪」，悟得真理，便得看各人修爲造化了，所謂：

文字語言，葛藤閑具。本無死活，死活由人。活人用之，

⁴⁵ 惠洪〈請湘公住神鼎〉云：「道不可傳，則釋迦不當饒舌；法如可說，則維摩豈得無言。賴離微不犯之鋒機，決祖宗未了底公案，要須圓融之士，密開方便之門。」（同註 19，卷二十八，頁 527-528）

⁴⁶ 黃啓江先生說道：「惠洪對於北宋佛教之發展甚爲關心，是主張「禪教合一」的主要禪僧。」（見註 3，頁 313）。

⁴⁷ 同註 3，頁 312

⁴⁸ 同註 47。

⁴⁹ 《冷齋夜話》卷六·「稱甘露滅」條，頁 261

⁵⁰ 惠洪〈題休上人僧寶傳〉云：「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縛。嗚呼！魚、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2。

則無往不活，死人則無往不死。所患不在語言文字葛藤，顧其所用何如耳。又外語言文字而求道者，世人謂之宗教。宗、教既分，各相非是。一則以為宗可以悟心，教唯義路，義路惡足以明白心哉？殊不知精義則能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義之別名。⁵¹

正說明了這番道理。張宏敬為《禪林僧寶傳》作序時也分析惠洪撰述心態，說道：

蓋有或因言而悟入，或目擊而道存，一剎那間轉凡成聖，時節因緣各自不同，苟非具本末，則後學無所考證。此僧寶傳之所由作也。⁵²

表明文字記錄的重要性。

明瞭惠洪對於「文字」、「禪」關係的看法之後，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探究他所謂「文字禪」的指涉究竟是什麼？除了與「禪教合一」有關外，「文字禪」是否也與文學有所牽連？

前列九則「文字禪」資料，除了第七則曾引南州仁公情形，說明「文字禪」定義外，其餘資料都不曾明確說明，在惠洪心中，「文字禪」究竟是何義。

分析各條資料之後，個人認為，惠洪使用「文字禪」一詞時，其實涵括了三種指謂：

一、就他的作品集而言，也就是「石門文字禪」之意，如第三則資料，「文字禪」須與「石門」二字緊密聯繫，成為一組詞語，以便與「禪林僧寶傳」對舉。

二、「文字禪」是一種修行方法，與「枯骨觀」相對，指的是透過文字了悟禪理，而這文字是限定在與佛法有關的古德、公案或語錄等作品。

三、「文字禪」是與「撥去文字為禪」有關，講的是「以文字為禪」，這裏的文字不限為佛教文字，而可能與詩文接近，如「應

⁵¹ <禮石門圓明禪師文>，《紫柏尊者全集》（中國佛教會影印《續藏經》本）卷十四，頁 348。

⁵² <禪林僧寶傳原序>，見《禪林僧寶傳》，四庫全書冊 1052，頁 640。

傳畫裏風煙句，更學詩中文字禪」、「懶修枯骨觀，愛學文字禪。江山助佳興，時有紅葉篇」等句中的「文字」應該與文學有關。第九則資料所稱「題佛鑑所蓄文字禪」，觀題跋內容，我們知道是就秦少游詩文而言，更證明「文字禪」中的「文字」可以是與文學相關的文字。

第七則資料中提到「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透露了「文字禪」與「未忘情之語」有關，至於何謂「未忘情之語」，我們不妨看看惠洪是怎麼說的：

1.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予游方時，省思眾中多習氣，抉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⁵³
2.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侯蟲時鳥，自鳴自己，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⁵⁴
3.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⁵⁵
4. 予少狂，爲綺美不能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⁵⁶

惠洪「未忘情」一語可能是由《世說新語》「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轉化而來的，暗示他與一般芸芸眾生相同，既未能「忘情」，也非「不及情」者，而是凡俗中人。

正因他是紅塵遊子，所謂「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

⁵³ <題弼上人所蓄詩>，同註 19，卷二十六，503。

⁵⁴ <題言上人所蓄詩>，同註 19，卷二十六，504。

⁵⁵ <題自詩>，同註 19，卷二十六，504。

⁵⁶ <題自詩與隆上人>，同註 19，卷二十六，505。

莫非自然」⁵⁷的情形自然也會在他身上出現，因而登高臨遠之際，情思受到外物牽引，而有「未忘情之語」。因為此刻的「未忘情之語」比較接近文人雅士的興發吟誦，難免偏向綺美文飾之途，但多屬一時遊戲之作，未真認真推敲琢磨，因而常「隨作隨毀」、「隨作隨棄」。

雖然惠洪本身並未珍視「未忘情之語」，但其友朋則多加以寶愛珍藏，甚至編集成冊，央求惠洪題賦詞語。值得注意的是，輯錄惠洪詩文的多是修道之人，他們似乎同樣未能忘情，因而如此寶愛這些「身外之物」。再者，惠洪對於年少之作似乎頗感追悔，待得年華老大，則自我警誡，不再遊戲筆墨。

嚴格說來，惠洪「未忘情之語」指的是年少時戲作的詩文作品，初始絕非有意以此為「文字禪」。不過，這些經由情感自然生發的文學作品，有時除了提供作者、讀者一種審美情境之外，也能在文字中透顯生命意涵，成為禪悟之後心境的外現。

為了進一步瞭解惠洪「未忘情之語」的生發由來，我們不妨追源溯始，看看他對書冊、文字的基本態度。

參、惠洪文學觀研析

惠洪追述個人求學歷程時，說道：

余幼孤，知讀書為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擊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⁵⁸

可能是自小孤苦無依，缺乏父母親友的疼愛呵護，又沒有手足友朋的嬉遊為伴，所以他將心力投注於書籍之中，浸淫於文字所構築的另外一個世界。

不過，年幼的他只知讀書之樂，卻不得其中要法，並未真正掌

⁵⁷ 《文心雕龍·明詩》，見《文心雕龍注釋》（周振甫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5）頁 83。

⁵⁸ <題佛鑑蓄文字禪>，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3。

握典冊精義，因而落筆爲文時，便有如「人擊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總是不能縱橫自適，隨心所欲。

年歲稍長之後，惠洪師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領悟力較之前增長精進，建立了自信心，便能廣閱眾書，融會貫通，輕易便可下筆千言，毫無滯礙。

由這段自述，我們不難想見惠洪的學習歷程乃是先苦後甘，十六、七歲茅塞頓開之後，方才能驅使書冊於筆端之下，迅疾如意。不過，由於他從事寫作的時日早於學佛一事，而且，那可能是少年惠洪心靈的最大寄託，所有悲喜嗔怨都能寓託於文字當中，並藉此抒發種種難以言道的情懷。因而，他對寫作別具一份特殊情感，即使學佛修道仍無法廢棄。

惠洪剖析他編纂僧史的原因、心態時，曾說道：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博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⁵⁹

我們相信，一個自幼便「知讀書爲樂」，平日必然也會博覽諸書，「多識前言往行」，以爲「日益之學」。當胸中蓄積厚廣之後，自然噴薄而出，難以抑遏，所謂「其氣不受控勒」⁶⁰應是實情。

惠洪又曾自豪文思敏捷，筆力萬鈞，有「平生千偈風雨快，約束萬象如驅奴」⁶¹之誇語。更因經常登臨山水，因而時有「江山助佳興」⁶²情形出現，由清絕之象引發適悅之情後⁶³，「幽人詩思遏不

⁵⁹ <題英大師僧寶傳>，同註 19，卷二十六，502。

⁶⁰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同註 19，卷二十六，505。

⁶¹ 惠洪<龍安送宗上人游東吳>云：「君去復來如社燕，我獨留滯如賈胡。牽衣覓詩亦不惡，怪君兒戲忘髭須。平生千偈風雨快，約束萬象如驅奴。飢來一字不堪煮，乃知弄筆輸耕鋤。」《石門文字禪》卷一，頁 157。

⁶² <賢上人覓偈>，同註 19，卷九，頁 259。

⁶³ 惠洪 <題廬山>云：「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8）。

休」⁶⁴，由於「興」往往稍縱即逝，故而強調「欲收有聲畫，絕景爲摹刻。興來勿復緩，轉顧成陳跡。」⁶⁵。

此外，惠洪也經常「登高臨遠，享茶賦詩」⁶⁶與一般文人雅興並無二致，甚至「興來得好語，錄寄北山人」⁶⁷，沉迷其中難以自拔。他曾自白：

問來何所欲，雅意在詩詞。念余綠髮日，不減子輩癡。是中有何好，迷著不自知。敗煤磨破硯，凍筆時呵之。詩成思掀豁，熟讀忘倦疲。乃知少年病，根蒂老未移。⁶⁸

「癡」、「迷」二字頗能描繪惠洪當日心境。不過，惠洪並未因此刻意造作，或是爲文造情，他說道：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⁶⁹

既是「遇事而作」，便隨性適意，「江山得意且題詩」⁷⁰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即使惠洪年歲稍長後慨歎「愛上亦題詩，鈍澀見才力。乃知衰老來，全殊少年日」⁷¹，並曾自謙：

我雖好吟無逸才，空有千篇俗於土。料君肺腸飽清秋，馭風騎氣無何游。投毫欲和先噪吻，詩源慳澀勞披搜。⁷²

⁶⁴ 《石門文字禪》卷二，〈七月七日晚步至齊雲樓走筆贈吳邦直〉，頁 167。

⁶⁵ 《石門文字禪》卷一，〈同超然無塵飯柏林寺分題得柏字〉，頁 149。

⁶⁶ 〈題白鹿寺壁〉，同註 19，卷二十六，509。

⁶⁷ 《石門文字禪》卷二，〈送通上人游廬山〉，頁 62。

⁶⁸ 《石門文字禪》卷四，〈余將北游，留海昏，而餘祐禪者自靖安馳來覓詩〉，頁 188。

⁶⁹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5。

⁷⁰ 《石門文字禪》卷二，〈自豫章至南山月下望廬山〉，頁 163。

⁷¹ 《石門文字禪》卷三，〈冬日顯寧偶書〉二首其二，頁 182。

⁷² 《石門文字禪》卷四，〈次韻太學茂千之〉，頁 187。

見到年輕有爲的後生晚輩更是愁緒萬端地訴說：

錦江風晚吹征裘，幽人詩思遏不休。心知無處可告訴，
掉臂直上齊雲樓。憑欄展目時一快，萬山奔走趨簾鉤。回
頭下視茫茫者，龜囚蠶縛令人愁。樓中夫子神仙流，道容
玉頰紅光浮。年少讀書浩江南，回春妙語生筆頭。致君終
使堯舜上，大作一雨蘇林邱。深山野僧拙筆語，作詩欲贈
煩冥搜。艱苦思索得箇字，謹用持上君牢收。⁷³

即使，惠洪年少時即「以詩鳴京華搢紳間」⁷⁴，學者也稱許道：

要其詩邊幅雖狹，而清新有致，出入於蘇、黃之間，時時
近似，在元祐、熙寧諸人後，亦挺然有以自立，固未可盡
排也。⁷⁵

僧詩之妙，無如洪覺範者，此固一名家，不當以僧論也。

76

雄健振蹕，爲宋僧之冠。⁷⁷

陳衍甚至認爲「以上數詩，何止爲宋僧之冠，直宋人所希有也。」
⁷⁸，可謂推崇備至。惠洪雖不求藉詩「走名」⁷⁹，甚至有意「逃名」
⁸⁰，「名」卻不求自致，韓子蒼曾云：

⁷³ 《石門文字禪》卷二·〈七月七日晚步至齊雲樓走筆贈吳邦直〉，頁 167。

⁷⁴ 祖琇《僧寶正續傳》(中國佛教會影印《續藏經》本)卷二，頁 291 上。

⁷⁵ 《石門字禪·提要》，四庫全書冊 1116，頁 143。

⁷⁶ 賀裳《載酒園詩話》。

⁷⁷ 吳之振《宋詩鈔》。

⁷⁸ 《宋詩菁華錄》(成都：巴蜀書社)。

⁷⁹ 惠洪《請藥石榜》云：「耆年日已凋喪，叢林今遂寂寥。王官玉石俱焚，學者涇渭不辨。謂之受道，其實走名，賴老成之典刑，爲後昆之軌範。」(同註 19，卷二十八，頁 526)

⁸⁰ 《石門文字禪》卷八·〈余還自海外，至崇仁，見思禹以四詩先焉，

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快吾意而已。」⁸¹

惠洪當日盛名可見一斑。「快吾意」不僅表明他的創作態度，文思泉湧、才華洋溢情狀更是如在眼前，「斯須立就」就是最好證明。不過，惠洪過於瀟灑自在的寫作態度也為他招致不少批評，胡仔便抨擊道：

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銜其言，何無識之甚邪！⁸²

方回山評論惠洪〈贈尼昧上人〉時也說道：「紅葉句似悔之，末句有欲炙之色女，人出家終何益哉？」⁸³攻訐惠洪身雖出家，心卻留連紅塵女色，與清人「身為緇徒，而好為綺語」⁸⁴、「異在為僧而常作豔體詩，又嗜食葷，句云：『魚蝦纔說口生津』」⁸⁵之評類同。

雖然胡仔、方回諸人意見不無道理，但以惠洪重視率意隨適的個性，又承認「我本江湖不繫舟」⁸⁶、「法朋半是奇逸者，我亦放浪無羈人」⁸⁷的情形，即使身為「詩僧」，他也不可能隨時提醒自

既別又有太原之行，已而幸歸石門，復次前韻，寄之，以致山中之信云>，頁 242。

⁸¹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5 三刷) 卷五十六，頁 384。

⁸² 同註 81，頁 385。

⁸³ 《瀛奎律髓》卷四十七。

⁸⁴ 《四庫提要》卷一百二十。

⁸⁵ 陳衍《宋詩菁華錄》卷四。

⁸⁶ 《石門文字禪》卷一，〈汪履道家觀所蓄煙雨蘆鴈圖〉，頁 155。

⁸⁷ 《石門文字禪》卷三，〈遇如無象於石霜，如與睿廓然相好，故贈之〉，頁 175。

己，此刻扮演的是詩人或僧侶⁸⁸。尤其當他詩興大發時，許多話語更是衝口而出，無暇細思，惹人非議乃是意料中事。

當然，惠洪這種習性也為自己招致禍殃，九死一生：

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游多譏之。獨陳其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之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其中間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毘耶座，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隄岸輒決，又復袞袞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招收魂魄，料理初心，為之銘曰：「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⁸⁹

對於得罪南遷的前因後果說明得相當清楚，也曾痛下決心自治，卻又復決隄，袞袞多言，以致蒙受諸多磨難。即使如此，惠洪仍是相當自負，並認為自己所以遭逢諸多困厄，原因之一在於他的秀出特異⁹⁰，與世不諧，以致難容於人⁹¹，所謂

⁸⁸惠洪<敦素坐誦公袞烏白樹絕句，嘆愛不已，其詩云：「三年逐客弄湘流，華氣庶欄兩鬢秋。祇有荒寒江上樹，尙成詩句聚眉頭。」成此寄之>云：「我亦不羈人，夢境聊戲劇。」（《石門文字禪》卷四，頁175）

⁸⁹ <明白庵銘并序>，《林間錄·後集》（四庫全書冊1052）頁868。

⁹⁰惠洪<南豐曾垂綬天性好學，余至臨川，欲見，以還匡山，作此寄之>云：「我生少小秀不叢，題詩落筆先飛鴻。一從廢棄脫毛髮，乃與石田樗木同。平生百慮湛古井，無復掀湧波春風。尙餘觀書舊垢習，終日伏按如啞聾。默觀前古忠義輩，光明碩大皆人雄。聞之恨未目親歷，周行四海如萍蓬。」見《石門文字禪》卷三，頁179。

⁹¹ 惠洪性好議論，曾於<跋唐明皇傳>、<跋狄梁公傳>（均見《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頁510）及<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稿>（《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頁512）大發議論，其性可見一斑。又曾慨歎：「平生心懷濟時術，百未一施空歎息。」（《石門文字禪》卷八·<余還自海外，至崇仁，見思禹以四詩先焉，既別又有太原之行，已而幸歸石門，復次前韻，寄之，以致山中之信云>，頁242），這應當都是他難容於人的原因之一。

我生風韻無塵埃，揚清激濁心不回。少年不忍混白黑，出言動輒爲身災。突汀出岸水必拍，喬木穎林風必摧。乃知此世要不免，毀譽於吾何有哉。⁹²

雖似勘破世情，坦言「毀譽於吾何有哉」，卻依舊有「此生流落坐曠達，晚悔坦率加辛勤」⁹³之語。這種心態下，他當然是知易行難⁹⁴，難改率性多言舊習：

我遭俗曠坐多語，坐客厭處終不疑。……從今靖然痛堅捍，正恐習氣時決隄。⁹⁵

嗟予禿鬢欲逃名，竭來百慮霜雪凝。世間垢習揩磨盡，但餘猿鶴哀鳴聲。……瘴痾烝洗百念空，但有詩情磨未去。虛名實禍車覆轍，道鄉端與人間別。⁹⁶

招謗坐多談，近稍遵寡語。……不材獲飽暖，此德荷佛祖。詩成自誇笑，聞者亦驚顧。已決寡語隄，事過乃知誤。⁹⁷

相同悔悟一再出現，可見惠洪警惕之心與舊習之難改⁹⁸。

⁹² 《石門文字禪》卷四·〈送凝上人〉，頁190。

⁹³ 《石門文字禪》卷四·〈次韻彭子長劉園見花〉，頁192。

⁹⁴ 惠洪曾於〈邵陽別吳強仲序〉自白：「余學出世間法者也，辭親出家，則知捨愛，遊方學道則知捨法，臨生死禍福之際，則當捨情。頃因乞食，來遊人間，與王公大人遊意適忘返，坐不尊佛語，得罪至此。」(同註19，卷23)所謂[知][當][捨情]都是理智上[知應當]，但事實上卻並未做到，即使幾番貶謫遭憂，仍是無法捨情。

⁹⁵ 《石門文字禪》卷四·〈大圓庵主以九祖畫像遺，作此謝之〉，頁190。

⁹⁶ 《石門文字禪》卷八·〈余還自海外，至崇仁，見思禹以四詩先焉，既別又有太原之行，已而幸歸石門，復次前韻，寄之，以致山中之信云〉，頁242。

⁹⁷ 《石門文字禪》卷四·〈次韻雲居詮上人有感〉，頁189。

⁹⁸ 惠洪〈次韻汪履道〉云：「老來漸覺朋儕少，夜室孤禪還自照。惟詩垢習未全除，賴有汪郎恰同調。」見《石門文字禪》卷二，頁158。

明白惠洪對待詩文的態度之後，讓我們再回到「文字禪」的問題上。

前文說過，在惠洪的用語中，「文字禪」可以是與文學有關的指涉，雖然他確有透過文字傳達禪思、了悟禪理的意圖，但他的許多作品中並無「借詩文示悟說禪」⁹⁹的用心，而只是純粹的遣興記事。

惠洪之所以將詩文作品冠上「文字禪」名銜，一方面可能是他認為「文字」只是傳達「意」的「象」，透過文字雖可接近禪，但人們毋須拘泥於文字性質是綺美或樸實，更不用刻意填塞莊嚴端正的理教內容，而一以快意適性為重。

另一方面，或許惠洪是基於多憂遭難的身世悲慨，因而以「文字禪」說明己身多言不休的原因，甚至為「未能忘情」、「時時為未忘情之語」尋得開脫理由，以杜悠悠眾口。

因為惠洪創作以寄情、快意為主，所以他認為作品不應矯揉造作，而是自然流瀉抒發的：

予平生無所嗜山水，少年遊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為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筭也，奈何為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儻恍大言蓋其天性。」¹⁰⁰

惠洪雖然賞愛錢塘山水，但卻無法以「詩」將其景象酷肖無遺地表達出來，而華光老人則能將湖光山色完全摹寫重現，根本原因並在於詩、畫二種素材的不同，而是「胸次」問題：

華光老人眼中闍煙雨，胸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即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¹⁰¹

⁹⁹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宋詩研究綜論叢編》。

¹⁰⁰ <又惠子所蓄>，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6-507。

¹⁰¹ <題墨梅山水圖>，同註 19，卷二十六，頁 505。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胸次有此風葉蕭散乎？¹⁰²因爲胸次開闊廣博，涵有外物精神，故而落筆描繪時，能傳神寫真，春色盎然，使得「萬象難逃筆端妙」¹⁰³。這種情形下，創作者直須「筆追而書之」¹⁰⁴，毋須雕琢，便可渙然成文，所謂「吾詩一寄耳，雕琢特未暇」¹⁰⁵、「妙語天成絕雕鏤」¹⁰⁶正是如此。此時，創作是自然形成的，當外界景物奔赴詩眼中時，詩人便可「拾得」¹⁰⁷，只要如實流露心中感、眼前景，文章便臻精絕。

既然作品與胸次有關，自然也會涉及人品問題：

魯公作字多擊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橫逆，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廬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¹⁰⁸

當惠洪觀賞書帖時，未暇熟視，便已感覺作者人品貫穿作品所散發的氣格風骨，接著才能欣賞作品本身表現，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可見作品的「奇勁」是由作者「忠義之氣」而來。

¹⁰² <題蘭>，同註 19，卷二十六，506。

¹⁰³ 《石門文字禪》卷四，<法雲同王敦素看東坡枯木>，頁 186。

¹⁰⁴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同註 19，頁 511。

¹⁰⁵ 《石門文字禪》卷六，<雪齋謁景醇，時方決堤捍水修湖山堂，復和前韻>，頁 211-212。

¹⁰⁶ 《石門文字禪》卷三，<王敦素李道夫遊兩翁軒，次敦素韻>，頁 182。

¹⁰⁷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見《冷齋夜話》卷一，「東坡論文與可詩」條，頁 242。

¹⁰⁸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同註 19，卷二十七，頁 512。

因為作者品格化爲「氣」流貫於作品之中，因而惠洪認爲「文章以氣爲主」：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曠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歸醉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¹⁰⁹

惠洪認爲諸葛孔明、劉伶、陶淵明、李令伯等人都非以名章名世者，他們所撰作的〈出師表〉、〈酒德頌〉、〈歸去來辭〉與〈陳情表〉所以傳誦千古，根本原因在於他們都是「沛然從肺腑中流出」的，絲毫不假雕琢。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有一股浩然莫之能禦的「氣」，而這股氣又是作者「誠實」品格的顯現，自然會提升作品風骨。在這裏，惠洪將文章與人格合而爲一，強調「誠」、「實」，也就是不虛矯，更說明一流作品的產生往往並非作者專意造作，反而是自然真情的流露，品格高潔者自然能撼動人心，成爲佳作。因此，即使後來者援用前人詩意創作詩文，也未必不能超越舊作，只要後來者的品格氣節較前人高潔，氣象便自然不同，因爲「德高名往就」¹¹⁰乃是惠洪信奉不疑的規條。

影響所及，惠洪評詩時便不以詩文本身在文學上的成就爲考量，而是一以作者品格爲據，如：

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姒。」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天姬

¹⁰⁹ 《冷齋夜話》卷三，「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條，頁 249。

¹¹⁰ 《石門文字禪》卷一，〈次韻龔德顏柳帖〉，頁 150。

。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111

以不同作家對於相同題材的處理作為比較，掘發彼此異同之處，但著重點在於「忠義之氣」之強弱有無，而非文學表現，可見惠洪論詩宗旨所在處。

以此標準評論歷代詩人時，惠洪最欣賞的便是蘇軾、黃庭堅二人：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效與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¹¹²

對於蘇、黃二人忠義凜然，品格高尚深致欽仰之情，最重要的是他們都能在挫折苦難之中安頓身心，將曠達自適心意發抒於作品之中，自然散發出高標遠韻。對於同樣遠謫海外的惠洪而言，相信他在賞玩蘇、黃作品時，不但心有戚戚焉，更能體會「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的難能可貴。

惠洪論「氣」，除了與作者人品相互結合外，更涉及「詩」的根本性質：

今人之詩，例無精采，其氣奪也。夫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人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自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墨書其壁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坡在儋耳作

¹¹¹ 《冷齋夜話》卷二，「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條，頁246。

¹¹²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其一，同註19，卷三十七，頁512。

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予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予論，予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驎略玄黃。」云云。¹¹³

惠洪先是批評今人之詩多無精采，原因在於他們對「氣」的認識不清。當時人作詩之前便已設下種種規矩繩墨，要求「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等等，否則難免觸犯禁忌，招來不祥後果，而有詩讖之諱。

惠洪對此大不以爲然，他言明「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因爲詩是作者「寄寓」個人心志的產物，而人心之幽微深遠，思緒之縱逸橫馳是我們難以預知，更無法控制的，怎可以外在法規嚴加箝控？

而且，當作者胸中之氣盛大磅礴時，逸出常軌乃是難免的，即使富貴中言貧賤事，少壯中言衰老事，也是真實呈現，何來詩讖之說？又何須避免？同理，當作者神情寄寓於外物之時，即使畫出雪中芭蕉，仍屬合情合理之事。俗人無知，妄加訾責，難免陷於拘泥固執之中。

所謂「理」，惠洪認爲是作者對於事物的正確認知，與一般事理、物理並不相同，他在〈跋東坡允池錄〉中闡明己見，說道：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

¹¹³ 《冷齋夜話》卷四，「詩忌」條，頁 255。

孔方道人者異矣！¹¹⁴

痛責歐陽修雖以文章宗一世，卻於理不通。事實上，歐陽修論事論詩時十分重視「理」，不過，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論「理」，著重在生活中的事物情理、真實性方面¹¹⁵，與惠洪對「理」的詮解認識相去甚遠，當然引來「理不通」之譏諷。

相對地，惠洪以蘇軾為「理通」之人，因為他不僅胸次高潔遠大，更能勘透世情，曠達自適，發為文章，便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自然成文。而這正符合惠洪對詩本質的認識與要求。

肆、結語

綜上所論，本文目前得致幾項結果：

一、「文字禪」一詞為惠洪所創立，他特意標舉「文字禪」的原因，一是為了改革當日禪宗弊端，倡導「禪教合一」；一是為自身「未忘情之語」尋求解釋。

二、惠洪將新詞語命名為「文字禪」，原因有二：

甲、是為了凸顯它與「不立文字」的對立，強調「文字」在「禪」中的作用。

乙、是因為北宋末葉曾經出現「狂禪、啞禪、魔禪、闍證禪及邪禪等名目」，為了與「狂禪」、「啞禪」有所區隔，並相互抗衡，惠洪特意標舉「文字禪」，以顯現這種「禪」的特質在於「文字」。

三、惠洪使用「文字禪」一詞時，其實涵括了三種指謂：

¹¹⁴同註 19，卷二十七，頁 513。

¹¹⁵ 關於歐陽修「理」之內涵，參見拙作《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107 號，台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6）頁 176-193。

甲、就他的作品集而言，也就是「石門文字禪」之意。

乙、「文字禪」是一種修行方法，指的是透過文字了悟禪理，而這文字是限定在與佛法有關的古德、公案或語錄等作品。

丙、「文字禪」是與「撥去文字爲禪」有關，講的是「以文字爲禪」，這裏的文字不限爲佛教文字，而與文學相關。

四、惠洪所謂「未忘情之語」，嚴格說來，是指年少時戲作的詩文作品，初始絕非有意以此爲「文字禪」。不過，這些經由情感自然生發的文學作品，有時除了提供作者、讀者一種審美情境之外，也能在文字中透顯生命意涵，成爲禪悟之後心境的外現。

五、惠洪認爲「詩」是妙觀逸想之所寓，應適性自然，不可以外在繩墨規矩作過多束縛，否則將失卻真實面貌。

六、文學作品是詩人胸次的外現，品格氣節的高潔與否決定作品成就，既不可強求而致，也無法虛矯造僞。